

你住哪儿

今天去银行办事,工作人员说:“家庭住址详细到门牌号码填写一下。”我愣了一下,不能抑制地扑哧一下笑出了声,把自己和人家小姑娘都吓了一跳。

早春上山坡去栽树,迎面从坡下爬上来两位村子里的阿姨,问栽的什么树。闲聊几句我说:“阿姨,您住哪儿?”头发有些花白的一位手一指山下:“看,那个红房,前面一棵大枣树那家。”于是便认了。

过了一阵子,茄子和生菜收获季。我跟妈还有刘先生在地里摘菜。又是迎面,由相熟的邻居带来一对中年夫妻,说是要买些茄子回去。丈夫喝得微醺,但仍是礼貌热情,妻子优雅温婉,笑盈盈地跟我们攀谈:“我们来这村里足足有二十年了,这空气好,住着舒服。你们新搬来的,一直没打招呼,别客气,都是邻居,随时来家里吃饭啊!我们就住你们山坡下面。看!那个蓝色瓦片的屋顶。”

她用手一指,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,那是个白墙、墨蓝色瓦片、三角屋顶的小院。门口的葡萄架看着都爬了不少年头,此刻郁郁葱葱,门前每次路过,都能看到打扫得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。夏天,椅子旁边就放着一个黑色铸铁的大烧烤炉,每周有几天,客人们去了,热闹得很。

于是,便认识了。挨着我们山坡边开着繁花的小院,也就一亩地,格局设计得九曲十八弯,精巧得很。院子的主人姓赵,极爱花,村子里人都笑他:“别人种菜都能吃,就他,一院子热热闹闹、漂漂亮亮,啥用都没有。”

搬家去的第一天,赵叔奔着我们就来了,欣喜地念叨:“好哇,好哇!搬来个好邻居,居然是种花的啊!以后我就给你们看着地,谁敢进来,有点动静我第一个听见!”

赵叔家就在我们农场唯二的入口其中一个,那地理位置优越得用一句话形容,就叫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。窄窄的一条小入口,通向我们家农场,不过一台车的宽窄,怎么也绕不开赵叔的法眼。

总揣着奇思妙想的赵叔,把几截接煤气剩下的白管子,两头封死,上头留一小洞注水,管身扎上不规则的小孔,插上扦插的一根根的蚂蚁菜。过几日,扦插苗靠着管子里的湿度就生了根,又再过了些时日,便开出了个不花钱的万花筒。这是他的得意之作之一。

于是,也就这么熟练起来了。马老头和打包的婶婶是邻居,都在麦田旁那两层小院,门口有个水缸的就是马老爷子家,像他本人一样干干净净、立立整整。隔壁红砖透过的,是婶婶家,我们的“汪星军团”若是不在家,就一定排排坐在婶家门口撒泼耍饭。婶婶家哪天但凡吃点肉,我们家狗一定不在家。

另外一个帮我们打包发货的燕姐,家门前总是有好吃的。春天是樱桃,夏天是杏子、海棠果,秋天是榛子,再晚点还有甜杆。我怎么知道的呢?因为隔三五差五就能收到燕姐用大口袋装来的投喂。

我们家是在山坡下,院子里有个池塘的那家。从山上林子里总有山水流下来,即使是大旱的季节,池塘里的水也没干过。我住的屋子前,有两棵今年新栽的大枫树,山里昼夜温差大,这几天叶子就开始红了。

不知道我若是这么填地址的话,会不会被扔出银行。

七月

虫鸣,星空,此刻我站在院子里,听鱼塘里的锦鲤,扑通一声,跃了一下水面。

七月,空气竟然是凉的,山里的盛夏也像秋天一样爽快好过。

我仰着脸,看星星落在额头上,夜幕像一张柔软的毯子,盖在身上。九点钟,村庄里的灯都早早地熄了,只有我们家,无尽夏花间的小夜灯,临水,照花。

每天扎在土地里,总有源源不断的能量传递过来。大约人也是地里生出来的,对泥土的亲切感源于本能吧。一旦开始播种,快乐跟幸福就会变得简单明快起来。每天看着天

空,晒着太阳,都觉得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个小时了。所以格外珍惜,怕一眨眼,就变成回忆。索性,因为如此,每天都变得有点有趣。

下午三点,我去后山摘番茄。两个月没下雨了,昨天一场大雨,本以为番茄会吸得肥肥胖胖。结果今儿个一看,哟呵,一个个都裂成了开口笑,久旱逢甘霖,番茄们显然不大习惯。

最好吃的食材永远由虫子和鸟儿第一时间发现。连续三日了,抄近路进到自家田间地头,只要我一探头,都能听到地里传来“嘎嘎嘎”几声机警大叫,随即,目光所及处,七八只黑白花纹、肥硕的喜鹊,就会四散奔逃而去。“嘎嘎嘎”放哨的那只,我认得它,比别的都肥一些,飞不高,但鸡贼。起名“嘎嘎”。

一些最先熟透的番茄,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我翻开几

山居笔记 (五题)

塔塔



个,有的被虫掏了个虫眼儿,吃了个洞穴出来。剩下的,剪下来放进篮子,吃不完的明天做成番茄酱。站在田间,心里正可惜今年搬家,没来得及种罗勒,一抬眼,发现正前方最完美的那个圆溜溜的铁皮柿子,被鸟啄了一大口,过分明。不过这片土地本就是属于它们的,我占了种植物,果子大家共享,它们吃点,给我留点,公平。

有来有往

中午坐在老刘打的木窗台前,能听见风铃叮叮当当的声音,玻璃风铃总比铜管风铃要来得轻松些,微风就能听到,若是山雨欲来前狂风大作,才能听见铜管空灵地敲起,就不如早春那会虫唱得频繁。

仲夏来了。近来午后阳光炽烈,反而爱上了煮汤,大概是友人送来古法酸梅汤的中药包那时开始。几钱乌梅,几钱山楂,加几样药材,出锅撒上桂花。热气腾腾地熏了满屋的香气,关了火,晾凉装罐。喝的时候要用玻璃杯,绘了蓝色无尽夏花跟白花绿叶的铃兰。冷汤倒进杯子里的声音格外清亮,放在桌上一小会儿,就能看到杯子上有雾珠渗出来,看着凉快。

山里的“穷日子”总是过得开心许多。那日傍晚,刘先生摘了玉米,在院子里用几块砖堆了个简易火炉,架上洗衣盆大的铁锅烟雾缭绕地蒸起来,不出二十分钟就熟了。晚间工作结束,我们蹲在窗前啃玉米和刚熟的青毛豆。毛豆用油纸包着,捧在手里,配着冰镇酸梅汤,朋友一边吃,一边望着窗外突然感叹:“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。”我们哈哈一笑,赶走三五只不时飞过来寻觅毛豆的苍蝇,台阶下的无尽夏花丛里,有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升起来,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见这么多的萤火虫,就在我们院子里,突然出现了。

晚上泡了绿豆糯米跟百合,想着第二天煲绿豆汤。隔天一早起床,看见上面一层好笑了地发了芽,好一个生机勃勃。我把上面一层舀出来装盆,拿了竹帘子淋了些水盖在上面,下午,发得再高了,晚餐炒个绿豆芽,朋友一边吃,一边望着窗外突然感叹:“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。”我们哈哈一笑,赶走三五只不时飞过来寻觅毛豆的苍蝇,台阶下的无尽夏花丛里,有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升起来,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见这么多的萤火虫,就在我们院子里,突然出现了。

味道

茄子和辣椒种下一个月,就迫不及待地贡献了第一批果

子。雨后的土地,人站上去像踩进酱缸里一般松软泥泞,深一脚,浅一脚地在山坡上看菜地。碰巧遇到朋友来探望,拉着一行五人一起逛逛,结果脚当先扎进了地里去,拔也拔不出来,浑身是泥,窘迫得不得了。五个人各自陷在泥里狼狈不堪,自顾不暇,又面面相觑,笑得喘不过气。长大以后,很少能遇到穿着一身昂贵的行头,一起玩泥巴的朋友了。

摘了些茄子、角瓜跟辣椒,寄给远处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们。寄了几十家居然还有剩下来的躺在竹筐里。前半年的积蓄大约就是这一山坡的时令蔬菜,字面意义上的“劳动果实”啊。

刚到山坡上的时候,垃圾总是没处丢。用过的塑胶袋、塑料水瓶和食品包装袋,要存个几天,然后扔到外面街上的垃圾箱里去。可是周围邻居的垃圾总是很少,就显得好像只有我们家,经常拿大包的垃圾去丢。时间久了,总是不好意思。现在,就改成用竹筐和可以清洗再用的罐子了,放在家里,发现很是好看。

每天都能在山上捡果子来吃,金黄的浆果成熟便会落在地上,表皮溅到泥土也不要紧,剥开灯笼一样的表皮,里面带珠光光泽的圆润小珠子就会露出来。越是贫瘠的土地,果实越是蜂蜜一样甜,咬开能听到噼里啪啦的小种子破裂的声音。这大约是来自植物被捉住、不能播种了的怨念抗议声。不过放心,秋季剩下的果子,一定悉数留给你们播种繁殖了去,不然摘尽了,鸟儿和我们明年就通通没得吃喽。

我在山里生活,除去必要的工作时间外,原本有些人际间的交流倒是愈发地少了。自在无规矩的日子过惯了,人就会变得有点叛逆肆意。我说天黑就是天黑,天亮便是天亮,再无其他意思。本就不熟练,现在姑且把大人间的事情趁机忘了个干净。

今天想起年少时也曾努力地迎合群体,但疲惫不堪且频频失败,后来觉得还是像孩子一般思考最自在。难过的时候就哭,开心的时候就笑,吃东西的时候偶尔用手抓,跟虫子和动物保持正常的关系。这些都是本能。

蔡澜先生说,不会有一朵樱花专门为你而开。它们想开便开了,想谢谢就谢谢,想看,去期待,去等就好。不过,那些茄子们一定是为我和家人朋友们结的,它们是浓郁的,食材本身的味道,好吃。

暖

改建这间房子的时候,北方正是严寒时。刚安好的窗户玻璃,很快就上了一层霜花,屋子多年无人居住,透着有些刺骨的寒意,努力烧着炉子,屋子里烟雾弥漫呛得人止不住地咳嗽,屋里最多也就8摄氏度。

我们所在的小村庄对面就是滑雪场。在来这里以前,我总以为那些建滑雪场的场地都是随机选的,来了才知道是自己太天真。几乎整个十二月,我就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,看漫天飘落的雪花,好美,再回头看看身后灰尘四起的工地,好凄凉。

刘先生的壁炉拆了翻,翻了又拆,来来回回折腾了两次才算盖完。屋子里太冷,水泥总是不干。又过了一阵子,十二月底才第一次点起来。不过刘先生给每个屋子都盘好了火墙,火在石砌的炉子里点燃,热气就这样慢慢顺着墙里盘好的迷宫一样的小隧道缓缓流淌,这样一来,整个墙壁都是暖烘烘的。除了取暖,还可以用来烘干干采下的香草,干净又方便。今年造好的花草纸立在墙上,也是一会儿就干了,再不需要晾一整天。

煮上粥,打上年糕,壁炉里的面包笨拙地鼓起来,搪瓷锅里的奶油焗白菜咕嘟咕嘟地冒泡,屋子就这样一天天逐渐暖了起来。虽然还未建完,温室也还没盖好,提前随我们远行过来,让人担心的一冬天的花,居然每一株都长得很好,尤加利和童话树重新发着新的叶片,浅蓝色的、嫩绿色的,小玫瑰和莳萝香草们,已经摘来烤了几次饼干,每天源源不断供应着新鲜食材。每天看到它们的时候,都默默在心里念:“感谢陪伴呀!”

日子居然就是这样一天天平稳安定的日子了,即使有张有弛,也是好生活。前几天,朋友夫妻来探望,阳光已经可以闪闪亮亮地照进木窗了,我看菜盆里的芝麻菜长得正好,顺手剪下来一些夹进鸡蛋三明治里做了下午茶,朋友咬了一口,说:“好好吃。”我笑着说:“是!要谢谢那棵慷慨解囊的芝麻菜呀!”感谢生活,一直有重新开始的力量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2012年5月,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“走长江、看水利”采风活动时,我在其中。车向丹江口行进的途中,路过了张光年先生的家乡老河口。回来后不久,采风团团长高洪波就写了一篇回忆张光年先生的《车过老河口》,很快发表在《文艺报》上。这倒让我想起自己与张光年先生也曾有过的接触。

1985年下半年,为纪念华北油田成立10周年,宣传部门要编一套文学选本,我负责编辑《华北石油诗选》。先是请了张志民先生为诗选题写了书名,之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,遴选了一些曾经来过油田的诗人以及油田业余作者所写的诗作,其中有张光年、李瑛、张志民、公刘、邵燕祥等许多诗人的作品。张光年先生的诗作《英雄钻井队》,是一首长

达500多行的叙事诗,写于1977年7月,发表于1977年9月号《诗刊》,是《华北石油诗选》的开篇诗。为这首诗,我曾与张光年先生有过几次书信来往,主要是讨论诗中个别涉及政治方面句子的改动,张光年先生不厌其烦,几次修改、复印,最后还特别注明“作者稍有删改”,整个过程让我非常感动。可惜那些信件放在宣传部一位诗友那里,后来这位诗友英年早逝,信件没有找回来,只剩下一张大信封是张光年先生手书的。我还请张光年先生为油田文协主办的文学刊物《石油神》题写过刊名,这本刊物后来改名为《石油作家》,再后来因为我调走,没有人坚持,被改成另一种刊名和内容的刊物了。当年我在华北石油报社工作期间,曾请张光年先生为报纸文艺副刊题写版名“油浪花”,先生也欣然题

写了。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离开华北油田都有16个年头了,也不知那张报纸的副刊,是不是还叫“油浪花”,不知是不是张光年先生题写的那几个字?

1998年4月初,《诗刊》主编高洪波及副主编丁国成、叶延滨等,走访在京部分著名诗人,主要是登门求教,征求改进《诗刊》和推进诗歌发展的意见,我作为《诗刊》编辑随同。85岁高龄的张光年先生,在家中接见了诗刊社一行人,虽年事已高,但先生身体很好,还兴致勃勃地谈了刚刚走广州、深圳、顺德、珠海等城市的感受。聊起当年修改《英雄钻井队》的事情,先生爽朗大笑:“还记得,还记得……”那天,张光年先生坐在沙发里,我站在他的身后合了个影。他还就办刊物和诗歌创作等,谈了许多意见。记得他说,应该允许诗人做各种试验,写自己愿意写的。诗人应该凭良心、凭自己的才智写东西。这些话,后来整理到那次的访谈文章里面,发表在《诗刊》上了。

之后不久,我负责编辑的《诗刊》刊中刊“中国新诗选刊”,要在“名家经典”栏目里编一辑张光年先生的专题,这无疑给了我一次重温张光年先生诗作的好机会,重读了《五月的鲜花》《黄河大合唱》等诗作,感慨多多。先生很认真地提供了成名作、代表作、近作以及主要诗歌著作资料索引,还特别强调了要把《英雄钻井队》放进去,看来他对这首长篇叙事诗还是非常重视的。这组稿子后来编发在1998年11月号《诗刊》上。2002年1月,张光年先生以89岁高龄辞世。想想这位老人1935年以《五月的鲜花》名扬全国的时候,只有22岁,真叫人仰慕。光年老逝世半年后,他的骨灰从黄河上游的青海撒下,他的灵魂又一次汇入了“黄河大合唱”。

我想,多少年以后的年轻诗人们,还应该知道这位老革命、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(党组书记)、前辈诗人张光年(也即光未然),不应该忘记这位《黄河大合唱》的词作者,不应该忘记《五月的鲜花》《三门峡大合唱》,包括《英雄钻井队》在内的众多作品,这些都是我们珍贵的文学财富。

我还喜欢上小提琴,让妈妈给我买。一向省吃俭用的妈妈一咬牙,从箱子底拿出3元钱,在委托店给我买了一把旧小提琴。我从《开塞练习曲36首》练起。知青下乡时期,我报考了部队文工团,被录取了;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招收首屆工农兵学员,作为五好社员、五好民兵,我被生产大队推荐面试,也录取了。最终,我选择了当老师。如今,小提琴已跟了我五十多年了,学校艺术节时,我表演过小提琴、口琴节目,还有朗诵和独唱。

妈妈心地善良,经常帮助别人。妈妈的与人为善影响了我的一生。我当老师,关爱学生;任校长,关心师生。小到乘车让座,助人为乐,大到见义勇为,救人危难,我帮过很多人,也救过很多人。妈妈要求我们进步,哥哥18岁入党,姐姐参加工作不久也入了党,我上初一就加入了共青团。妈妈不识字,但教育出的子女分别从事了大学系主任、小学校长、中学校长和医生等工作。

通常都是严父慈母,但我的爸妈则是慈父严母。爸爸慈祥,少言寡语,从来没打过我;妈妈严厉,经常唠叨,从不放过错误。我曾为父母撰联:慈父勤劳呵日月,严母善良润河川。善良勤劳的父母珠联璧合。

每到过年,妈妈总是念叨着送人的我的龙凤胎妹妹。那年深秋,妈妈去世了,我17岁,小妹妹才9岁。那年,哥哥终于找到了送给好心人家的妹妹,但妈妈没有看到妹妹,妹妹没有见到妈妈……我24岁时,爸爸也去世了——爸爸替妈妈见到了骨肉女儿……

在深情的思念和回忆中,我突然感悟到,妈妈60年前,就对我进行朴素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,虽然那时还没有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”的词语和表述,但妈妈确实在无意识中这样教育了我,而且使我健康成长,妈妈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良师啊!亲爱的妈妈,您放心吧,安息吧……

文艺周刊

第二九七五期

“白来”是我们村的“名人”,原名叫白德来。白德来上学时学习不行,调皮捣蛋排第一名。今儿在女同学铅笔盒里放个虫儿,吓得女同学跳起来多呀呀呀地叫;明儿在男同学椅子上倒糨糊,坐得男同学满脸股黏糊糊……为此,他经常被老师拎到讲台边罚站。罚站也不老实,时不时挤眉弄眼,引得同学们哧哧笑。无奈,又被老师“请”到教室外蹲马步,他却趁老师不注意,悄悄地溜了,跑到村边沟里去摸鱼捞虾,不巧,摸鱼捞虾又被他妈瞅见了,攥着紫槐糖条子追得他满大街跑,边跑边喊:“打死人啦……”

白德来小学上了六年,却始终过不了四年级这道“坎”,终于结束了上学生涯。失学后的白德来,成天游手好闲,不务正业。谁家鸡丢了,狗瘸了,猪食盆子扔河里了,一准儿都会记到他头上。被人找上门来,他一概矢口否认,即使被抓了现行,也会百般抵赖,都老大不小了,依旧是光棍儿一条地。这天,白德来逛到一片瓜地,见同村的刘泉坐在瓜铺上打盹儿——刘泉大他几岁,是个跛子,曾经一脚踢过他屁股,令他记忆深刻——刘泉身旁有个竹篮。他蹑手蹑脚走近前一看,篮子里是新摘的“羊角脆”,个个整齐划一、鲜亮耐儿人。白德来眼睛放了光,牙缝里直往外溢涎水。他眼珠子滴溜儿一转,一脸坏笑漫过。他啪啪啪使劲儿捣打瓜啊!刘泉惊醒,黑着脸怒道:“干啥,要耍啊!”白德来一副着急的样子,朝瓜地远端一指,说:“刚看见两个人爬进了瓜地,正在偷瓜呢,还不快去看看吧!”

刘泉斜了他一眼,没搭理,继续打盹儿。白德来手一扬,满脸委屈,说:“好心成了驴肝肺,爱信不信!”说完扭身便走。他这一走,刘泉犯了嘀咕。起身朝瓜地里望了望。不放心,便一瘸一拐地去抓贼了。

躲在不远处的白德来,嘿嘿嘿地笑出了怪声儿……刘泉遭了这弄,骂骂咧咧回到瓜铺,猛然发现竹篮空了——那可是他为客户千挑万选的样品瓜啊!他气疯了,断定是白德来干的,便拐着身子找上门去,踩着跛脚大骂:白德来,我卷你八辈儿祖宗!你不该叫白德来,你缺了德,应该叫“白来”!“白来”——你给我出来……

叫骂声引来了四邻八家看热闹。刘泉“激情洋溢”的“现挂”叫骂,将白德来的“德”字骂“飞”了。村里人乐得跟风,也随着“白来”“白来”地喊开了。起先,白德来还跟人吹胡子瞪眼,气急败坏,见没人怕他,渐渐就没了脾气,但他心里却总是一阵两伙地犯踉跄。

“白来”这一诨号,被村里人叫了好几年,人们似乎都忘记他名字里还有个“德”字。入夏,雨勤,河道涨满了水。“白来”正在村头闲逛,一眼瞅见不远处的河边公路上,跛脚刘泉蹬着自行车驶过。他立马想起,刘泉骂丢了自己的“德”字,让自己心里一直窝着火,一股怨恨油然而生。他从地上抓起一块土坷垃,单眼吊线,瞄准刘泉的后车轱辘就要抡过去。突然,一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顺着刘泉身边呼啸而过,带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沙。刘泉受了惊,车把乱扭,车身抖作一团,在风的助推下,眼瞅着连人带车滚下了河。紧接着,便听到一阵急促的击水声和断断续续的呼救声。

这一幕,“白来”看了个满眼。他一阵狂喜,大声叫道:“活该!淹死你个刘瘸子!”说着,狂笑着转身离去。其实,“白来”见死不救并不是真的,而是他在救人之前的短暂一念。真实情形是:他愣了一下,见四下无人,便猛地朝河边奔去,边跑边甩掉了鞋子。此时,河水已经没过了刘泉的头,只露出两截儿胳膊在搅水。“白来”鱼身扑进河里,一把钩住了刘泉的腋窝,拼命地往岸上架。刘泉却不知配合,胡乱扑腾着,使救人难度增大。“白来”急中生智,腾出一只手,狠狠地朝刘泉的脸煽去。刘泉立时老实了许多。“白来”心中涌起一股快意,气力也仿佛大增。

经过一番托、拉、拽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终于将刘泉救上岸来。一上岸,“白来”便瘫倒在地上。刘泉灌了个水饱肚,趴在河边树下哇哇地吐,好半天才缓过神儿来。缓过神儿来的刘泉抱住“白来”痛哭流涕:“白来!好兄弟,我的救命恩人啊……”“白来”救人的好名声,恰好被路人用手机拍到了,并很快传到了网上。县电视台记者闻讯赶来,指名道姓要采访“白来”。

乡亲们听后,纷纷向记者解释说:“他不叫‘白来’,你们把‘德’字给落下啦!”面对摄像机镜头,“白来”整整衣领,吐口唾沫,抹了下半角儿,一字一顿地说:“我叫白——德——来!”话刚一出口,众人都笑起来。他的脸上竟也泛起了难得一见的羞涩。

母亲节,回忆妈妈,感谢妈妈,寄托哀思。妈妈属牛,我也属牛,如果妈妈在世,111岁了。如今,我虽逾古稀,却像孩子,更想妈妈了。妈妈一生善良、忠厚、勤劳、俭朴。妈妈教我做人的,育我成长,妈妈是我人生的引路人。

上世纪30年代,河北饥荒,饿殍遍野。爸妈挑担沿路讨饭,妈妈还裹着足,行走数月,两千多里闯关东,寻找生活之路,后又辗转落脚天津。爸爸被抓劳工,差点押到日本去,妈妈哭肿了双眼,想尽办法救出了爸爸。随着天津解放的隆隆炮声,我和双胞胎的妹妹出生了。龙凤胎,多喜庆!但妈妈没有奶水,家里又穷,养不起两个孩子,妈妈哭着将妹妹送给了好心的人家。我也是骨瘦如柴,在一天早晨,我竟没有了呼吸,爸爸找来了埋人的大叔,妈妈将我紧紧抱在怀里,五岁的姐姐牵着我,不让我理。上小学的哥哥(也属牛,那年12岁)哭着对爸爸说:“等我中午放学回家,看看弟弟再埋吧!”哥哥提前跑回家时,我竟然又有气了!

我刚记事的时候,妈妈就带着我下地,教我干农活,插秧、挠秧、拔秧子、割秧子、拣稻穗儿。妈妈累了坐在地头休息时,我就躺在妈妈怀里喂妈妈奶头。我一直“吃奶”到7岁上小学,这可能世间少有,也是天下母亲的天性——母爱,给了我身心温暖,给了我精神食粮,给了我丰富营养。

妈妈经常叮嘱我:“做人要善良诚实,干活要拼力出汗,过日子要省吃俭用。”我把妈妈的叮嘱作为“家训”。妈妈平时节俭,省吃俭用,衣服、袜子补了又补。在我刚记事的那年除夕,全家半夜放完炮,吃饺子,我不小心把饺子掉了在地上,想用脚踢开,妈妈拣起饺子,擦擦土,硬是让我吃下,并生气地说:“糟蹋粮食有罪!”

在妈妈省吃俭用的教育下,我为爸爸妈妈捡过烟头。小学二年级时,市里掀起“河网化”高潮,几万大军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治理卫津河工程。这也是我捡烟头的好机会,我每天到八里台小学上学,步行往返20里路,沿着卫津河东岸捡了很多很多的烟头,我把烟头一个一个地剥开,把烟丝留给爸妈抽烟袋,这可比烟叶高级多了。爸爸笑了,妈妈搂着我一个劲儿地亲。虽然不卫生,却是那个时候我对父母的一种孝道。

刚上小学的那年大年三十儿晚上,我和哥哥姐姐吃瓜子,不知深浅的我用瓜子砍到姐姐的眼睛上,好臭啊!很少发脾气的妈妈生气了,打了我的屁股,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挨打,等我向姐姐承认了错误,妈妈说:“要孝顺爹娘,敬着哥哥,让着伙伴,一辈子也不能欺负人!”一天,妈妈带我做卫生,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空墨水瓶,吓得我藏在门外不敢进屋。妈妈笑着说:“不要紧,这不是错误,以后干活小心点儿。”我不害怕了。妈妈的循循善诱,也影响到我以后对待学生和子孙。

我上小学的那几年,总吃不饱,快过年了,妈妈挨打,等我向姐姐承认了错误,妈妈说:“要孝顺爹娘,敬着哥哥,让着伙伴,一辈子也不能欺负人!”一天,妈妈带我做卫生,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空墨水瓶,吓得我藏在门外不敢进屋。妈妈笑着说:“不要紧,这不是错误,以后干活小心点儿。”我不害怕了。妈妈的循循善诱,也影响到我以后对待学生和子孙。

我上小学的那几年,总吃不饱,快过年了,妈妈挨打,等我向姐姐承认了错误,妈妈说:“要孝顺爹娘,敬着哥哥,让着伙伴,一辈子也不能欺负人!”一天,妈妈带我做卫生,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空墨水瓶,吓得我藏在门外不敢进屋。妈妈笑着说:“不要紧,这不是错误,以后干活小心点儿。”我不害怕了。妈妈的循循善诱,也影响到我以后对待学生和子孙。

我上小学的那几年,总吃不饱,快过年了,妈妈挨打,等我向姐姐承认了错误,妈妈说:“要孝顺爹娘,敬着哥哥,让着伙伴,一辈子也不能欺负人!”一天,妈妈带我做卫生,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空墨水瓶,吓得我藏在门外不敢进屋。妈妈笑着说:“不要紧,这不是错误,以后干活小心点儿。”我不害怕了。妈妈的循循善诱,也影响到我以后对待学生和子孙。

挨打,等我向姐姐承认了错误,妈妈说:“要孝顺爹娘,敬着哥哥,让着伙伴,一辈子也不能欺负人!”一天,妈妈带我做卫生,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空墨水瓶,吓得我藏在门外不敢进屋。妈妈笑着说:“不要紧,这不是错误,以后干活小心点儿。”我不害怕了。妈妈的循循善诱,也影响到我以后对待学生和子孙。

我上小学的那几年,总吃不饱,快过年了,妈妈

想念妈妈

张奎文



我还喜欢上小提琴,让妈妈给我买。一向省吃俭用的妈妈一咬牙,从箱子底拿出3元钱,在委托店给我买了一把旧小提琴。我从《开塞练习曲36首》练起。知青下乡时期,我报考了部队文工团,被录取了;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招收首屆工农兵学员,作为五好社员、五好民兵,我被生产大队推荐面试,也录取了。最终,我选择了当老师。如今,小提琴已跟了我五十多年了,学校艺术节时,我表演过小提琴、口琴节目,还有朗诵和独唱。

妈妈心地善良,经常帮助别人。妈妈的与人为善影响了我的一生。我当老师,关爱学生;任校长,关心师生。小到乘车让座,助人为乐,大到见义勇为,救人危难,我帮过很多人,也救过很多人。妈妈要求我们进步,哥哥18岁入党,姐姐参加工作不久也入了党,我上初一就加入了共青团。妈妈不识字,但教育出的子女分别从事了大学系主任、小学校长、中学校长和医生等工作。

通常都是严父慈母,但我的爸妈则是慈父严母。爸爸慈祥,少言寡语,从来没打过我;妈妈严厉,经常唠叨,从不放过错误。我曾为父母撰联:慈父勤劳呵日月,严母善良润河川。善良勤劳的父母珠联璧合。

每到过年,妈妈总是念叨着送人的我的龙凤胎妹妹。那年深秋,妈妈去世了,我17岁,小妹妹才9岁。那年,哥哥终于找到了送给好心人家的妹妹,但妈妈没有看到妹妹,妹妹没有见到妈妈……我24岁时,爸爸也去世了——爸爸替妈妈见到了骨肉女儿……

在深情的思念和回忆中,我突然感悟到,妈妈60年前,就对我进行朴素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,虽然那时还没有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”的词语和表述,但妈妈确实在无意识中这样教育了我,而且使我健康成长,妈妈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良师啊!亲爱的妈妈,您放心吧,安息吧……